

第二回 秋煙婢兩度醉春風

詩曰：

別有柔枝惹斷腸，春風暗裏惜垂楊。
花陰略做鴛鴦偶，裙底深聞醬醋香。
躡足輕輕投繡帶，殘更悄悄赴西廂。
心驚只為愁獅吼，幾度叮嚀莫顯揚。

這一首詩，單道那偷婢的妙趣。常言道：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。」這是為何？蓋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兒，其妻妒悍的，則不敢偷，不妒的，亦不必偷。惟是妒不深而醋意復不淺，於是灶前廊下，潛竊口脂之香。捧水傳茶，輕摸酥潤之乳。欲近而不敢近，欲拋而不能拋，暗丟眼色，巧覓私期，較之長夜同眠，無人拘束的，更有情味。況且人家美婢，原不可少，假如有了一個美妻，又有幾個美婢跟隨，轉助其美。就如牡丹，有了嬌花，必須綠葉，所以鄭康成家有掌箋奏的青衣，白樂天有「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」之詠。

閑話休提。

且說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文、李若虛，然後相至錢生，卻說道有些災難。錢生再四懇求直言，老人道：「細看尊相，必然是少年登第。但氣色昏滯，主有非罪之災，幽閉囹圄。雖不久就釋，要滿七七之期。此後更有客途一厄，雖不致損害，也有一場天大的虛驚。自此穩步雲梯，漸入佳境。然看足下今日來意，不特問那功名，兼且為著內助。據觀尊相，應有三位賢美夫人。初求甚難，後亦甚易。尚當寬緩歲月，直待高中之後，方得完姻。吾有八句俚言，子須牢記，他日自有應驗。」遂取小箋，提筆寫道：

青年科第，文章率然。
彼有淑女，遇珠則圓。
雨花菴裏，桃葉渡邊。
若逢四九，返爾林泉。

寫畢，付與錢生，連囑保重。錢生即令從者呈上謝儀。老人堅卻不受道：「且俟三君掛綠之後，然後領賞。」三人致謝離觀。於路中，錢生問道：「二兄以梅山風鑿若何？」若虛道：「此亦相士套語耳，何足憑信。」子文道：「九畹兄恂恂若處子，每日不離書館，安得有危厄之事？即此一言，足徵其謬誕矣。」錢生道：「只怕人事不常，難以預定。」正說間，忽遇著同社陸希雲，問其何往？希雲道：「敝齋前海棠盛開，今日特屈二兄暫輟牙簽，詩以賞之。頃造九畹兄潭府，遇尊價紫蕭說，與崔、李二相共同到玄妙觀去了，小弟因即步來相候。」崔子文道：「賞花賦詩，正吾黨勝事，但有費主人物料奈何？」錢生道：「明日便是小弟治觴。」希雲道：「然則明後日又輪到崔、李二兄了。」說罷四人皆大笑，隨即同詣陸子齋頭。看那海棠花，果然天艷無比。子文道：「一睹此花，宛若西子在前，太真復出。」錢生笑道：「不意范大夫載去之後，李三郎楊浴之餘，復受仁兄清盼。」希雲道：「海棠雖好，尤賴三君名士賞鑒。」若虛道：「有此名花，就該有賢主人了。」調笑未畢，酒餚已備，即設席於花下，四人傳杯換盞，極盡歡噱。

希雲道：「清飲不足以展懷，乞崔兄行一口令。」子文道：「我要海棠詩一句，中有一個花字。」即舉杯飲盡，念詩一句云：「只恐夜深花睡去。」若虛道：「要罰三大杯。」子文不服道：「弟乃令官，豈有受罰之理？」若虛道：「遇知己，賞名花，可無佳吟，乃效村學究所常道者，豈不該罰？」崔子文大笑，乃把杯連飲三爵，既而分韻賦詩。

酒至半酣，希雲道：「青樓中，近有一仙人謫下，三兄亦曾相聞麼？」三子道：「不知也。乞兄為弟輩言之，其色藝何如？」希雲道：「那個妓女，年方破瓜，其容色姣媚，固已遠出尋常，加以詩畫棋琴，無不妙絕。雖門前之流水接軫，而矜色自高，罕有得其回眸一笑。我輩雖是酸措大，豈有名花在前，不為品題，以作片時之樂？」若虛道：「兄言及此，使弟情興勃勃，便當訂期一訪，但不可與九畹偕行。」錢生道：「豈以弟非韻士，故獨見卻之深耶？」若虛道：「弟輩鬚髯如戟，若與玉山相並，不無形穢，恐洞中仙子，獨垂盼於錢郎耳。」子文道：「少年老成，莫如九畹，弟在十四五歲，即已情欲難遏。」希雲道：「錢兄家故多姬侍，安知無妖嬈兒，偷近郎側，想那花陰月底，牡丹芽已撥動久矣。」錢生舉杯道：「今後有不談席間事，而涉於他事者，罰以巨觥。」時已日暮，移席齋中，後猜枚擲色，酌酌而散。

將已更餘矣，老夫人因冒風寒，早已睡熟。候生歸者，在外惟有老僕錢貞，書僮紫蕭，在內惟秋煙諸婢。錢生進入臥房，未及呼茶，秋煙即以橄欖湯雙手遞至。蓋群婢中，惟秋煙善察人意，姿態尤媚。若繡琴，則如牡丹初放，非不妖艷，而肉質頗肥。若桂子，宛如秋水冷冷，素梅迎雪，而清瘦可憐。至於紅葉，亦復身材嫵娜，秀髮修眉，所少者惟軀膚不白，其餘若櫻桃、彩霞則色之最下，不堪入目矣。是夜，生已半酣，因在席上，被崔李二君百般諧語，引得春心難遏。及歸臥室，值秋煙捧進茶來，見其雙臉膩霞，手腕如玉，轉覺欲火如焚，不能按納。乃令群婢皆寢，獨謂秋煙道：「我今夜醉甚，不能即睡，爾姑留此以伴我。」秋煙道：「往夜官人醉即熟寢，獨今夜不能即睡，何也？」錢生注目熟視，笑而答之道：「往時之醉，醉於酒。今夕之醉，醉於汝。」秋煙道：「語言顛倒，官人真醉矣。」錢生又問道：「春色惱人，欲眠不穩，信有之乎？」秋煙道：「在官人則有之，若奴婢無思無慮，惟恐玉漏相催，何不穩之有？」錢生道：「汝調睡不能穩，亦有說乎？」秋煙道：「鴛鴦衾裏，尚少一粉招就、玉琢成的小姐，免不得倒枕槌床，豈能眠穩？」錢生道：「今夜權以汝作小姐，何如？」秋煙低鬟微笑，以手弄其裙帶。錢生即忙向前摟抱，秋煙半推半就，低低說道：「只恐柔枝不勝風雨。」錢生乃去其褻衣，撫摩之際，惟覺嫩蕊初枝，滑潤如綿，於是銀扣鬆開，奶胸全露，繡鞋高臥，纖指按腰，那管桃浪之翻殘，一任靈犀之歡合。兩意綢繆，不待言矣。

錢生與秋煙之調戲也，群婢皆寢，獨繡琴假寐而不卸衣。蓋桂子、紅葉，俱年十五，情竇尚淺，惟繡琴最長，而芳心已盛。往常愛生俊雅風流，實有仰上之意。是夜見生獨留秋煙在房，不能無疑，乃悄悄潛立於紗窗之外，以覘其動靜。及其陽臺既赴也，遂於窗縫窺之。只見生之下體，潔白如雪，初合之時，若艱澀而不能即進者。但聞秋煙口中作呻吟之聲，徐徐問道：「縱容些？」錢生應道：「且耐片刻。」有頃，只見柳腰輕擺，玉筋頻抽，又聞生問秋煙道：「汝樂否？」秋煙搖首而不言。錢生道：「我且覺。」

味。」既而殘燈半明，不能備張，但聞帳鉤搖響，笑聲吟吟而已，斯時繡琴已是十分情動，雖津唾屢咽，而裙褲之內，薔薇玉露，浸溢於旁。只得和衣而睡，亦不能窺其雲雨之畢矣。將至雞鳴，秋煙與生重訂來夜之期，潛歸寢榻。

至曉，錢生約那崔李共設席於陸宅，以答敬希雲，兼不負海棠之盛。方早膳畢，錢貞報說鄭相公來望，錢生急忙整衣出迎，敘話良久。鄭秀才道：「近日有一名妓來自維揚，年方二八，姿容技藝，件件皆精，所居就在胥門外，倘賢弟得暇，何不同去一訪。」錢生因為有酒，約以異日。鄭秀才又道：「凡人讀書，雖不可不用功，亦不宜拘拘然如道學腐儒，終日正襟危坐，當此暮春如煦，便是聖門的曾點，也有『浴乎沂，風乎舞雩之興。況在我輩，或衍衍，或琳宮，不妨偷閑隨喜，惟在心有准繩，便不棄失正事。且以賢弟這樣敏慧絕倫，亦不必埋頭苦心。豈可以青年而便形如木偶。」錢生道：「先生所論極是。」須臾換茶，鄭即起身別去。

原來這鄭秀才，就是錢生的業師，諱叫文錦，字曰心如，雖有時名，為人奸詭異常，見利忘義，專要誘人鬥賭，卻在內中取利，乃儒而小人者也。錢生自鄭業師去後，因崔子文遣價頻催，亦即赴酌。是晚，句聯五字之奇，饌盤八珍之美，知己暢懷，亦不必細話。且說秋煙姐，往常不情不緒，或停針凝想，或對月攢眉，雖是年及破瓜，亦為賦情特甚。自為錢生御後，不覺姿容愈媚，笑靨時開。

惟有繡琴心懷不足，乘間詰之道：「往常妹妹眉頭鎖翠，愁思居多，今日為何說也有，笑也有？」秋煙道：「憂樂乃人之常情，彼此異時，姐姐何消詰問？」繡琴道：「我前日聞官人在書房中讀書，口中頻誦兩句，道是：『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』我不解書義，問於官人，官人便解說道：『有女者，是有個女子，懷春者，是思想丈夫，吉士，是文雅的郎君，誘之，是哄誘女子做那件勾當。』我只道是官人戲言，由今看來，信不差也。」秋煙道：「想是姐姐芳心已動，故曉得不差，若妹子年雖十七，並不知道懷什麼春。」繡琴道：「妹妹是個無思無慮、惟恐玉漏相催的，與我心動者原不相同。」

秋煙知其諷刺有因，頓覺雙頰暈紅，面有慚色。繡琴道：「我和你自小進門，情厚如嫡親姊妹，誰料昨夜之事，便要瞞我。哪曉得其間詳細，我已悉知了。」秋煙道：「豈敢瞞著姐姐，這樣事我並無心，只為官人逼勒，沒奈何，逆來順受。」繡琴道：「妹妹是有福之人，所以主人見愛，但不知此事果有趣否？」秋煙低了頭，含笑不答。繡琴道：「只我兩人在此，又無別個，說亦何妨。」秋煙道：「起初時，內中疼痛緊澀，甚是難禁，以後便略略有些趣兒。」繡琴道：「這樣一個風風流流、脣紅面白的俊俏郎君，不知是那一個有福的小姐受享，卻被你先嘗了甜頭，只覺太便宜了些。」秋煙道：「既是姐姐十分羨愛，我今夜做個撮合山，也成就了你的好事，何如？」繡琴斜覷了秋煙一眼，嘻嘻的說道：「我逗你耍，你便要拖人下水，只怕你也難難捨。」兩個調謔正濃，忽聞老夫人呼喚，遂各散去。

且說當晚，錢生赴席，因有秋煙在心，便以魏夫人染恙為辭，黃昏時候，先別而歸。卻值老夫人病體稍痊，尚未安寢，只得進房問候。夫人道：「汝終日看花覓友，飲酒賦詩，卻不可荒廢了正業。」錢生道：「兒亦懶於應酬，奈何同社相邀，難以固卻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做了一個文士，那詩詞歌賦，原不可不曉，但聞先賢未第之時，未嘗不以舉業潛心，孜孜矻矻，俾夜作晝，直待成名之後，方可尋章覓句，聊以養性陶情。今汝棄本務末，玩時貪心，措心於無用之地，不惟負爾母之訓，而何以慰先人於地下乎？」錢生道：「仰聆懿誨，敢不書紳，自今兒即杜門卻客矣。」言畢，急欲抽身辭出。老夫人偏又留住，將那家務細談，直到更闌，方得告歸寢室。

連聲喚茶，秋煙心雖要往，惟恐繡琴嘲笑，反推櫻桃捧進。錢生道：「誰要你遞茶，老夫人正要安置，汝等自去侍候，只與我喚那秋煙來。」櫻桃便連聲叫喚，秋煙故意慢慢的不動身。繡琴戲道：「秋煙姐，不要誤了良時，正所謂佳刻已到也，雙雙請上床。」秋煙道：「姊豈無心，何獨見謔？」須臾又聞催喚，方走進房，只見生已盥手浴腳，便要秋煙上床同睡。秋煙推拒不肯。錢生乃雙手摟定道：「汝豈怪我耶？」秋煙道：「官人以千金之軀，即仕宦求婚，猶選擇而不屑輕許，今乃愛一賤婢。奴所慮者，惟恐屬垣有耳，使風聲漏洩於老夫人知道，那時秋煙亦甘心受責，其如有玷於官人。」錢生道：「我既作主，誰敢多言。即使老夫人他日知之，自有我在，決不致加罪於汝。當此千金一刻，你不要假惺惺，把那良時虛過。」遂即滅銀燈，下繡幌，解帶卸衣，共枕而睡。當晚雲雨之情，雖鴛鴦之在蘭苕，翡翠之在雲路，不足以喻其歡娛也。錢生屢屢笑問何如？秋煙嬌聲婉轉，態有餘妍，仍恐有人竊聽，但點首而已。

且不說羅帳歡情，再表繡琴姐，無限春心，勉強展衾而臥，朦朧之間，忽遇生來，連呼道：「秋煙！秋煙！我特來尋你。」遂抱住求歡。繡琴亦將錯就錯，不與分辨。剛赴陽臺，又值老夫人走到，遽然而寤，乃是南柯一夢。惟見幾上殘燈半明半滅，窗上月光射進，照見床頭孤衾寂寂，不覺長吁了數聲。正是：

冰簟斂床夢不成，碧天如水夜雲輕。

雁聲遠過瀟湘去，十二樓中月自明。

自此錢生每與秋煙乘間邀歡，亦不必細述。只因魏夫人規責，果然繭足書窗，那有朋儕探望，亦託言他出。忽一日，陸希雲遣使致書，錢貞知是社友，特為遞進。生接書拆開，看云：

昨日花間良晤，足快千古，惜乎文旆速返，使花神寂寂，未免笑錢郎情薄也。遊雲青樓麗人，弟雖偶逢半面，然非佳公子，不足以邀其傾城一笑。特於翌午！煮茗焚香，以迓從者，牽伊綺袖，請聞子夜新歌。醉子霞杯，求吐青蓮妙句，恐誤芳辰，八行相訂，屆期顯俟，莫滯高軒。

錢生看畢，知道書中之意，就是前日席上所談的妓女，但不知那鄭心如所說的，可是他否？即忙寫書回答：「料因知己相招，不能推卻。」要知生訪那妓女，果是如何？且待下回，便見分曉。